

## 王国维并未参加两次“乡试”

钱剑平

(上海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 人们一般都误认为王国维参加过两次“乡试”,事实上他只参加一次“乡试”。那唯一的一次也是通过走捷径。王国维在科举试场上极为不顺。分析其中原因,我们可以窥见他自开始读书时便与社会读书气氛格格不入,他对应试内容极为反感,不屑于八股时文,却醉心于史地考据,义无反顾走他“独学”的道路。以此成就了他日后的学术地位。

**关键词:** 王国维;科举;乡试

在王国维研究中一般都认为王国维参加过两次“乡试”,通行的各类辞书也都这么写,连最新出版的周一平先生的研究专著《中西文化交汇与王国维学术成就》<sup>①</sup>也认为他一生参加过两次“乡试”。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清朝的科举异常繁复。先是“县试”,主试者为县官。县试通过,便是“府试”,由知府主试。经过层层筛选,再进入院试,由省里的学台来主试,如果通过,方算一名秀才。县官夏历一月出示试期,夏历二月县试开考,考题有“四书文”两篇,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限制在其中出题,用八股文写作;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默写康熙时颁布训勉士子的《圣谕广训》一条,约百字。格式要求严格,文章不超过七百字,默写不许误写添改。如此考试共有五场,最后几场另有“经文”的考试,即从《易经》、《书经》、《诗经》、《春秋左氏传》、《礼记》等经典中出题的八股文和诗赋、骈文等。考完县

试,续考府试,一般在夏历四月。考官为管辖本地的知府,或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考题、考法与县试略同。府试通过进入院试<sup>②</sup>。王国维于1892年7月参加海宁州主持的岁试,考官陈彝,试题为《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七八月之间雨集,夜归读古人书(生)》,这试题就现代人看来题目之长,内容之繁颇费脑筋。设身处地,真正身在试场,确实很难构思下笔。岁试夺州第21名。然后,再试州学,又以第60多名的成绩入州学,成为海宁州州学的生员。州学的生员名义上也能算是秀才了。当年,他才16岁。

岁试成绩不错,王国维1893年8月参加府试。海宁州的府试在杭州举行。按清朝惯例府试录取率较低,由二取一至五十取一不等,考题略难于州学的考试。这次,是王国维第一次离开海宁去看外面的世界,一切都是新鲜的。杭州一试,给他兜头一盆冷水,府试失利了。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绝大多数研究王国维的

收稿日期:2001-12-20

作者简介:钱剑平(1952-),男,上海市人,上海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中文教研室主任。

文章都认为,这年王国维赴杭州是参加乡试,王国维一共参加过两次乡试,这次是第一次。以后各种版本的年谱对此记载大都持此说。这是误解。可能是将“科试”与“乡试”混为一谈。其实,这时的王国维根本没有参加乡试的资格。他是前一年(1892年)入的州学,当年参加岁试,第二年参加科考。按照规制,岁试和科考都是以后参加乡试的资格考。王国维不可能跳过科考而直接进入乡试。对这次考试的记载,倒是现存最早的王国维的入室弟子赵万里的《年谱》较为准确,“二月赴杭,应科试不售。”指出是“科试”而非“乡试”。但是赵万里把时间搞错了,把在夏历七月进行“科试”误为夏历二月(这里应排除他参加“恩考”的可能)。按清朝考律,科试在七月。考四书文一篇、策一道、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默经一段、默《圣喻广训》一二百字。科试作为考举人(乡试)的资格考,试题颇难,目的要淘汰一批生员。清朝律制对州学生员有严格的要求,入学后除月月有月考外,第一年参加岁考,第二年为科考,在册生员必须参加,无特殊原因不参加科考即除名,科考不及格也将除名。更重要的是科考作乡试的资格考。

所谓乡试便是考举人。考举人在清朝科举考试的系列中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一关。中秀才,只是有点名气,算是读书人,而中了举人往上可以考进士中状元,往下可以做官吃皇粮,算是真正有了身份走上仕途了。所以,乡试是科举全程最重要的考试,也是最严格、录取率最低的考试。

王国维赴杭州科考失利,名落孙山,没有争取得到参加乡试的资格。这打击在当时也算够沉重的。1894年是甲午年,那年夏历正月王国维赴杭州,考进了崇文书院。这是王国维百般无奈的转学。1893年的科试失利,给王国维继续在州学学习带来困难,因为州学的考试制度相当严格。王国维失去了州学学习的资格。考试落榜,特别是科考(举人的资格考)不好,更给他的科举之路投下了很大的阴影。在那个社会,凡是家里有几本书的,不到山穷水尽是断不会打消读书做官的念头的。在父亲王乃誉的眼里,州学并未给王国维带来任何好处,那段日子

他与同乡陈守谦、叶宜春、褚嘉猷“四才子”在一起高谈阔论不务“正学”;那套《前四书》又搞得他神魂颠倒。整个学习备考乱了“套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在王乃誉刻意安排下,王国维转入杭州的崇文书院。王国维进崇文书院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在父亲的强迫下无论如何也要搏一次乡试。15岁就中秀才,苦读这么多年,怎么也要参加一次乡试!清朝的书院档次好像相对高些,只要能肄业,可以绕过科考而直接参加乡试。走书院赴乡试的捷径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经严格的考试,王国维被书院录取了。后经过书院的学习肄业了,总算有资格参加乡试了。这是王国维第一次参加乡试,即举人考。1897年9月,王国维赴杭州参加乡试考。浙江向为文风盛行之地,地灵人杰,竞争相当激烈,录取比例一般为80:1,即八十人中取一举人。正是“皆期虎榜之先登,岂料龙门之难上”。芸芸学子应试,局促于号舍矮檐,辛苦周章,几场考下来,如大病一场。中国科举考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被彻底废除。屈指算来王国维1897年参加的三年一次的乡试为中国科举制倒数第三次的举人考。

10月发榜,榜上无名。王国维回海宁,一切都平静,他彻底断绝了科举取仕的念头。可以看出,王国维本来就对这场毫无意义和毫无结果的乡试持无所谓的态度,绝意科举,对王国维来说好像是扔掉了一个包袱。此时的王国维“三代两汉之古籍,全部烂熟于胸”,他已真正走向了“独学”的道路,从此不再回头。

科举失利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读书应考的“程式”出现偏差。王国维16岁入州学,好史汉三国,专注那些与科考关系不那么密切的史书,喜欢与同学上下议论,精力没有集中于《四书》、《五经》之中,同时,甲午海战前夕,社会思潮涌动,人心思变;他又“好谈时务,嗜古籍”,缺少埋首圣人贤书的精神。王国维读书兴趣移向文史,关注校勘,喜好诗词,在与“三才子”的交往中表现特别明显。后来任江西石城、大庾两县知县及候选知府的陈守谦曾作文道:“其时,君专力于考据之学,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sup>①</sup>入海宁州州学时的王国维就由

原先勉强习八股,发展到“不屑”八股,而专力于文史考据。读书学业的转向与不人道,后来的科举落名就是很自然的事。此时的父亲也不像前几年那样紧盯不放,日记中时时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情绪,“子佛赞静儿不去口,余不以为然。髫年须文字光昌,不应走人考据。”<sup>④</sup>其实王乃誉此时自己也心不在“四书五经”上,王国维在回忆父亲这段日子时写道:“君自光绪之初,睹世变日亟,亦喜谈经世之学。顾往往为时人所垢病,闻者辄掩耳去,故独与儿辈言之。”<sup>⑤</sup>

王国维科举路上的频频失利正从侧面告诉我们,他的读书积累阶段就与一般人不同。他反对封建的传统读书程式,追求的是真正的学问,他读书的目的是能发现书中的学问,读书的方法是思考式的,读的书都是今后能用的。他对当时盛行的读书科考的动机的不以为然,学以致用是他一生读书学习的准则。有如此思想和举动,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种读书为他后来能超出一般人主动接受外来思想,努力学贯中西,融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于一体的治学特点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也是这种读书与封建科举的不人道,决定了他以后的思想道路和治学道路。

王国维只参加了一次乡试就草草了结科举,对他一生产生重要影响,使他能摆脱一般读书人难以摆脱的科举枷锁,义无反顾地循着他自己的“独学”道路。也正是这种人生道路使他能够并且善于接受当时西学东渐带来的新思想新方法,把新思想新方法主动引入国学研究,在此领域作出令人惊叹的成就。这里,王国维并不是像有人所说的由于科举取仕走不通才走向“独学”道路的。

#### 注释:

①周一平著,《中西文化交汇与王国维学术成就》,学林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4页。

②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69页。

③陈守谦,《祭王忠愍公文》见《王忠愍公哀挽录》,天津罗氏始安堂,1927年刻本。

④见王国维父亲王乃誉1894年1月22日日记。王乃誉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几十年不断,是研究王国维早期思想的重要资料。王乃誉日记现存上海图书馆。

⑤《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卷,第90页。

## Wang Guowei Did Not Participate in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 Twice

QIAN Jianping

(Primary Education College, 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There is a general misunderstanding that Wang Guowei sat twice for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 (a type of provincial official test regularly hel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ctually, he participated in it once only and obtained the opportunity by taking a shortcut. He had a hard time and felt uncomfortable wit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reveals the following truth: since he started school as a child, Wang Guowei had not fitted in with the social atmosphere for study. Being extremely disgusted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he disdained to write eight-part essays with rigid forms and poor ideas. Instead, he became engrossed in research into texts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this way, he took an independent road to learning, from which he never deviated. His pursuit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led to his academic status in the days to come.

**Key words:** Wang Guowei,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

(责任编辑:卢大中)